太平御覽/031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太平御覽
卷三百一十五．兵部四十六

► 兵部四十七

水戰

《國語·吳語》曰：越王軍於江南，明日將舟戰於江。

《晉書·慕容超載記》曰：水戰，國之所短，吳之所長。

又曰：陳敏作亂，陶侃時鎮江夏，以朱伺能水戰，曉作舟艦，乃遣作大艦，暑為右甄，據江口，摧破敏前鋒。

又曰：〈何無忌傳〉曰：盧循遣別將徐道覆順流而下，舟艦皆重樓。何無忌率衆拒之，長史鄧潛之曰：「今以神武之師抗彼逆衆，迴山壓卵，未足爲譬。然國家之計，在此一舉。聞其舟艦大盛，勢居上流。蜂蠆之毒，邾魯成鑒。宜決破南塘，守二城以待之。其必不敢捨我遠下，蓄力俟其疲老，然後擊之。若棄萬全之長策，而決成敗于一戰，如其失利，悔無及矣。」無忌不從，遂以舟師拒之。既及賊，令强弩數百登西岸小山以邀射之，而薄于山側。俄而西風大起，無忌所乘小艦被飄于東岸，賊乘風以大艦逼之，衆遂奔敗，無忌尚厲聲曰：「取我蘇武節來！」節至，乃躬執以督戰。賊衆雲集，登艦者數十人。無忌辭色無撓，遂握節死之。

《梁書》曰：王琳帥兵東下，陳遣太尉侯填、司空侯安都等拒之。填等以琳軍方盛，引軍入蕪湖避之。時西南風至急，琳謂得天道，將直取揚州，侯填等徐出蕪湖，躡其後。

比及兵交，西南風翻為填用，琳兵放火燧以擲填船者，皆反燒其船，琳艦潰亂，兵士赴水，死十二，其餘皆棄船上岸，為陳軍所殺殆盡。

《隋書》曰：楊素伐陳，率水軍東下，舟艫被江，旌甲曜日。素坐平乘大船，容貌雄偉，陳人望之懼曰：「清河公即江神也。」陳南康內史吕仲肅屯岐亭，正據江峽，於北岸鑿巖，綴鐵鎖三條，橫絶上流，以遏戰船。素與仁恩登陸俱發，先攻其柵。仲肅軍夜潰，素徐去其鎖。

又《李安傳》曰：伐陳之役，蜀兵順流東下。時陳人屯白沙，安謂諸將曰：「水戰非北人所長。今陳人依險泊船，以夜襲屯，賊可破也。」

《越絶書》曰：伍子胥水戰法，大翼一艘，廣丈六尺，長十二丈，容戰士二十六人，擢五十人，舳艫三人，操長鈎矛斧者四吏，僕射長各一人，凡九十一人。當用長鈎矛、長斧各四，弩各三十四，矢三千三百，甲兜鍪各三十二。

《莊子》曰：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，世世以洴澼絖為事。客聞之，請買其方百金。聚族而謀曰：「我世世為洴澼絖，原闕，參考《四庫全書》本補之。不過數金。今一朝而鬻技百金，請與之。」客得之以説吳王。越有難，吳王使之將。冬，與越人水戰，大敗越人，裂地而封，能不龜手一也。

《阮元瑜為曹公與孫權書》曰：若恃水戰，臨江塞要。欲令王師終不得渡，似未必也。

《孫子荆為石仲恭與孫皓書》曰：自傾國家整治器械，修造舟檝，簡習水戰。

掩襲上

《白虎通》曰：襲者何？謂行不假塗，掩人不備也。人銜枚，馬纏勒，晝伏夜行，為襲也。

《左傳》曰：凡師有鐘鼓曰伐，無曰侵，輕曰襲。

又曰：初，周人與范氏田，公孫彄税焉。趙氏得而獻之，吏請殺之。趙孟曰：「為其主也，何罪？」止而與之田。及鐵之戰，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，取纛旗於子姚之幕下。

又曰：齊侯還自晉，不入。遂襲莒，門于且于，莒邑名傷股而退。明日，將復戰，期于壽舒。

又曰：秦伯使大夫杞子戍鄭，使告于秦，曰：「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，〈管，鑰。〉若潛師以來，國可得也。」穆公訪諸蹇叔，蹇曰：「勞師以襲遠，非所聞也。〈蹇叔，秦大夫。〉師勞力竭，遠主備之，無乃不可乎！且師行千里，其誰不知？」公辭焉。〈辭，不受其言。〉召孟明、西乞、白乙，使出師于東門之外。蹇叔哭之，曰：「孟子，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。」「晉人禦師必於殽殽。有二陵焉：〈大阜曰陵。〉其南陵，夏侯皐之墓；〈皐，夏桀之祖也。〉其北陵，文王之所避風雨。〈此道在二陵之間，南谷中各深委曲，兩山相嶔，故可以避風雨。古道由此。魏武帝西討巴漢，惡其險而更開北山高道也。〉必死是間，余收爾骨焉。」秦師遂東，晉原軫曰：「秦違蹇叔，而以貪勤民，天奉我也。〈奉，與。〉奉不可失，敵不可縱。縱敵患生，違天不祥。必伐秦師。」欒枝曰：「未報秦施而伐其師，其為死君乎？」先軫曰：「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，秦則無禮，何施之有？吾聞之，一日縱敵，數代之患。謀及子孫，可謂死君乎？」〈言不可為背君。〉遂發命，遽興姜戎。子墨衰絰，〈晉文未葬，故襄公稱子。子以凶服從戎，故墨之也。〉遂敗秦師于殽，獲百里孟明視、西乞術、白乙丙以歸。

《家語》曰：吳晉遂遇黃池，越王襲吳之國。吳王歸，與越戰，滅焉。

《戰國策》曰：蘇秦謂楚威王曰：「王興師襲秦，此所謂兩虎相鬬也。」

《後漢書》曰：漁陽太守彭寵反，自將二萬餘人攻幽州刺史朱浮于薊，光武使將軍鄧隆救薊。隆軍潞南，浮軍雍奴，遣吏奏狀。帝讀檄，怒謂使曰：「營相去百里，其勢豈得相及？彼若〈若，汝也。〉還，北軍必敗矣。」寵果盛軍臨河以拒隆，又別發輕騎三千襲其後，大破隆軍。朱浮遠，遂不能救，引而去。

又曰：蘇茂、周建與馬武合戰。良久，王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，斷髮請戰，霸知士心銳，乃開營，後出精騎襲其背，茂、建前後受敵，驚亂走散。

又曰：鄧訓發湟中六千人，令長史任尚將之，縫革為船，置于箄上以渡河，〈箄，木栰也。音步佳反。〉掩擊迷唐廬落大豪，多所斬獲。

又曰：馬援討諸羌，引精兵聚北山上，援陳軍向山，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，乘夜放火，擊鼓叫譟，虜遂大潰，凡斬首千餘級。援以兵少，不得窮追，收其穀糧畜産而還。

《曹瞞傳》曰：公聞許攸來，跣出迎，攸勸公襲紹將，公大喜，乃選精銳步騎，皆執袁軍旗幟，銜枚縛馬口，夜從間道出，入把束薪，照所歷道問者，語之曰：「袁公恐曹操鈔掠後軍，還兵以益備。」聞者信以為然。既至，圍屯，大放火，營中驚亂。大破之，盡燔其糧穀寶貨，斬督將睢元晉等，割得諸軍淳于仲簡鼻，殺士卒千餘人，皆取鼻，牛馬割唇舌以示，紹軍將士皆惶懼。

又曰：曹公征張魯至陽平，張魯使弟衛據陽平關，橫山築城十餘里。攻之不拔，乃引軍還。賊見大軍退，其守備懈，公乃密遣騎將等乘險夜襲，大破之。

又曰：廬江太守劉勳在皖城，〈今同安郡。〉恃兵强士勇，橫于江、淮之間，無出其右者，孫策惡之。時以江左，自領會稽太守，使人卑辭厚幣而説之曰：「海昏上繚宗人，數欺下國，患之有年矣。擊之路由不便，幸因將軍之神武而臨之。且上繚國富廩實，吴娃越姬，充于後庭，明珠大貝，被于帑藏，〈帑，他朗切。〉取之可以資軍。雖蜀郡成都金碧之府，未能過也。策願舉敝邑士卒以為外援。」勳然之。劉曄諫曰：「上繚雖小，而城堅池深。守之則易，攻之則難，不可旬而拔也。且兵疲於外而國虚於内。孫策多謀而善用兵，乘虚襲我，將何禦之？而將軍進屈于敵，退無所歸。羝羊觸藩羸其角，不能退不能進，其在兹乎？」勳不從。遂大興師伐上繚，其廬江果為策所襲。勳窮蹙，遂奔曹公。

《魏志》曰：遣將鍾會、鄧艾伐蜀，蜀將姜維守劒閣。鍾會攻維未能艾上言：「請從陰平江由邪徑經漢陽亭趣涪，出劒閣西四百里，去成都三百里，奇兵衝其腹心。劒閣之守必還赴涪，則會方軌而進；劒閣之士不還，則應涪之兵寡矣。《軍志》有之曰：攻其不備，出其不意。今掩其空虚，破之必矣。」冬十月，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，鑿山通道，造作橋閣。山高谷深，至為艱險，又糧運將匱，頻於危殆。艾以氈自裹，推轉而下。將士皆攀木緣崖，魚貫而進。先登至江油，蜀守將馬邈降。諸葛瞻自涪還綿竹，列陣相拒，大破之。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首，進軍至成都。蜀主劉禪面縛輿櫬詣軍門降。

又曰：楊阜字義山，天水羌人也。韋康以為別駕。馬超率萬餘人攻冀城，阜率國士大夫及宗族子弟勝兵千餘人，使弟岳於城上作偃月營，與超接戰，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。超入拘岳於冀，殺刺史太守。阜内有報超之志，而未得其便。外兄姜叙屯歷城，

阜少長叙家，見叙母，説前在冀中時事，歔欷悲甚。叙曰：「何乃爾？」阜曰：「守臣不能見，君亡不能死，亦何面目以視息天下乎！」時叙母慨然，勅從阜計。超聞阜等兵起，自將出，襲歷城，得叙母。罵之曰：「若背父之逆子，弒君之傑賊，天地豈久容？敢以面目視人乎！」超怒，殺之。阜與戰，身被五創，宗族昆季死者七人。

《吳志》曰：蜀關雲長遣糜芳守南郡，自領兵圍樊。吳主遣將吕蒙屯陸口，外倍修恩厚，與雲長結好。雲長多留兵備公安、南郡。蒙上疏曰：「雲長多留備兵，必恐蒙圖其後故也。蒙常有病，乞分衆還建業，以理病為名。彼聞之，必徹備徐以大軍泝江馳上，襲其空虚，則南郡可下而雲長可擒也。」吳主然之。蒙遂稱病還建業。雲長果稍徹備，而悉衆赴樊城。蒙遂發兵逆流而上，伏甲於舟，使更衣為商人，以理征棹，達曙兼行，至其所置屯戍，輒縛之。遂絶斥堠，師次于南郡，襲奪其城。雲長將士攻樊城未知，聞城已陷而家屬無恙，見待甚於平時，無復鬬心，稍稍散，去雲長為吳師所擒，荆州遂平。

又曰：建安二十四年，雲長圍曹仁於襄陽，曹公遣左將軍于禁救之。會漢水暴起，雲長以舟兵生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，唯城未拔。權内憚雲長，外欲為己功，與曹公，牋乞討賊自効。權正月，先遣吕蒙襲公安，獲將軍士仁。蒙到南郡太守糜芳以城降。蒙據江陵，撫其老弱，釋于禁之囚。

《晉書》曰：王如，京兆人也。初為州武吏，遇亂，流移至宛。時諸流人有詔並遣還鄉，如等以關中荒殘，不願歸，征南將軍山簡、南中郎將杜蕤各遣兵送之，而促期令發。如遂潜結無賴少年，夜襲二軍，大破之。又陷攻襄城。於是諸郡流人各率其黨攻諸城鎮，多殺令長以應之。未幾，衆四五萬，號大將軍，如後連年種穀，皆化為莠，軍中大饑。

又曰：石勒遣其將石良率精兵五千襲李矩，逆擊不利。郭誦弟元復為賊所執，遣元以書説矩曰：「去年東平曹嶷，西賨猗盧，矩如牛角，何不歸命？」以示誦，誦曰：「昔王陵之母在賊，猶不改意，弟當何論！」勒復遣誦麈尾馬鞭，以示殷勤，誦不答。

又曰：張駿為凉州牧。咸和初，駿遣武威太守竇濤，金城太守張閬、武興太守辛巖、揚烈將軍宋輯等率衆東會韓璞，攻討秦州諸郡。劉曜遣劉胤來拒，屯于狄道城。韓璞進渡沃干嶺。辛巖曰：「我握衆數萬，藉氐羌之鋭，宜速戰以滅之，不可以久，久則變生。」璞曰：「自夏末以來，太白犯月，辰星逆行，白虹貫日皆變之大者，不可以輕動。輕動而不捷，為禍更深。吾將久而斃之。且曜與石勒相攻，胤亦不能久也。」積至七十日，軍糧竭，遣辛巖督運于金城。胤聞之，大悦，謂其將士曰：「韓璞之衆，十倍於吾，羌

胡皆叛，不為之用。吾糧廩將懸，難以持久。今虜分兵運糧，可謂天授吾也。若敗辛巖，璞等自潰。彼衆我寡，宜以死戰。戰而不捷，當無疋馬得還，宜厲爾戈矛，竭汝智力。」衆咸奮志。於是率騎三千，襲巖于沃干嶺，敗之，璞軍遂潰，死者二萬餘人。面縛歸罪，駿曰：「孤之罪也，將軍何辱！」皆赦之。

王隱《晉書》曰：祖逖軍大饑，進據太丘城。樊雅遣六十餘人入逖營，抜戟大呼向逖，逖軍大亂不知賊之多少，皆欲散走。逖疑非多人，但令左右拒之。會督護董昭入，共討賊，賊從故道出。